

背包揽胜

进化东山村原名曹坞，因村中最早定居的是曹姓人家，又坐落在山坞中，故名“曹坞”。

村庄散落于大岩山群峰之间，民居倚山盘绕。一条鑫斯岭古道，始建于明代，是古时萧山通往绍兴的主要山道。东出夏履奔宁波，南走店口赴金华，北达临浦上杭州。传说此古道是威震浙东南的“金萧支队”运兵运物的战略要冲，更是连通浙东浙西的物资集散地。

曹坞有一门十分古老的手艺，那就是“鹿鸣纸”制作工艺，它是曹坞人祖祖辈辈为维持生计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历史十分久远，产品曾畅销于神州，并远销海外，东南亚国家十分青睐鹿鸣纸。“洛阳纸贵”的典故，也许，也与此并不起眼的小山村有点瓜葛呢。

往事悠悠

萧山南片，多以丘陵山地为主，加之湿润的气候，适合茶叶的种植与生长，故而有很多茶山，家乡进化镇也有许多成片的茶山。

记忆中家乡的茶山，丝毫不逊色于今天杭州九溪、龙井的茶园。那时候的村民是闲不住的，他们勤劳、质朴，不是在农田里开垦，便是在山间茶地里劳作。施肥、开垦、修枝，把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那茶树高矮一致，像队列一般整齐，连绵起伏之间，通向远方的天际，甚为壮观。茶树间的空地也被除尽了杂草，干净整洁。

那时候，农民除了分口粮田，还能分山地、茶地。我家的茶园分在村里茶山的山脊部位，以一棵大型树为界，从梨树往下数四行，便属于我家。那梨树，虽然时常开出洁白的小花，但从没结出过令人向往的果实。尽管如此，它也有它的好处，小时候，总觉得去茶山的路好远，每每看到那棵大型树，便觉得希望就在前方。记

闲坐烹茗

辛丑年三月廿四。天光微曦，初夏的淡金色阳光冲散了夜的微凉。

鸟儿在树丛的阴影间窃窃私语，林间小径的青石板映着纷乱的晨光，偶有路人经过，脚步轻缓，复又淹没其中。连虫儿都懒洋洋的，品味着暮春的淡淡忧伤。

杭州，是只有两个季节的，初春尚且寒冬，暮春便近盛夏，五月的杭州，似乎入夏已经许久了。

立夏之日，恰逢假期的尾声。

鹿鸣纸属竹纤维纸，纸面呈米黄色，质地轻薄、松软、细腻，具有蘸墨不酥等特点，既是制作扇子的极佳材料，也是习字、绘画的理想用纸。萧山人祭祀祖先或亲人亡故时，也习惯用鹿鸣纸制成冥币焚烧。

据年过八旬的曹坞“鹿鸣纸”传人陈志仁介绍，制作鹿鸣纸的主要原料是清明后的嫩竹，要经20多道工序，历时三个多月才能成为可做成品的浆料，然后打浆，再经抄、压、榨、晒、磨这些工序，鹿鸣纸才算做成。其工艺十分复杂、细致，劳动强度大。传说陈氏祖先做鹿鸣纸时，时有春料师傅在踏堆边晕倒、晒纸师傅在高温下昏迷，这些情景使在山中的梅花鹿看了都动情流泪，便放声鸣叫，试图唤醒晕倒的纸匠，“鹿鸣

忆中的茶山是从不缺人的，上半年采茶，下半年整枝修理，尤其是采茶季节，采茶妇女们的东家长西家短，孩子们的追逐打闹，茶山如同热闹的市场。

记得那时候的茶叶很值钱，从村口到茶山，一路都会有茶商设摊收购刚采下来的茶青，尤其是清明时节。所以，村口的小学一放学，我们这些孩子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赶紧做作业，而是以最快速度放下书包，找上一个小塑料袋，约上小伙伴，奋力朝茶山跑去采茶，这是小时候零花钱的重要来源。

清明时节采茶，其实并不容易，茶叶刚冒出嫩绿的小芽，数量少且重量轻，又因为采茶的人多，因而更难采摘到。大人们通常是在自己茶园里采摘，而小孩子则不那么安分，见自己茶园茶叶不多，便满山遍野地胡乱采摘，见茶叶就采，无所顾忌，所以免不了受到大人们的责骂，不过我们

纸”的称呼由此而来。

传说很美好，又富有人情味。关于它的来历，在当地还有一种说法。“鹿鸣纸”需由六名纸匠制成，故名“六名纸”，因绍兴方言“六”与“鹿”同音(lè)，故更名为“鹿鸣纸”。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，这可以从一些典籍中得到佐证：明叶宪祖杂剧《碧莲绣符》第八折有“吾本章斌名姓，鹿鸣微幸居先”句，太平天国洪仁玕著作《干王洪宝制》有“况我真圣主文武同科，鹿鸣与虞扬并重”句，清代才子佳人小说《平山冷燕》第十八回有“明日鹿鸣得意，上苑看花，天子定当刮目”句，这里的“鹿鸣”均有借指科举考试之意，读书人写文章用“鹿鸣纸”，讨个彩头，预示高中，因此深受读书人喜爱，“鹿鸣纸”由此叫开，此说法

并不在乎。

当塑料袋的茶叶渐渐满起来，或者觉得已经达到了心理预期，便会飞奔下山去找小贩卖茶青，当然小贩也鬼精得很，对小孩子的茶青总是挑三拣四，不是嫌弃茶叶采得太大了影响观感，就是嫌弃采的茶叶颜色不好，或者想在秤杆上做手脚，千方百计地想杀价。小孩子当然也机灵得很，虽然看不懂秤杆的计量，但也煞有介事地凑过去看下，以免吃亏上当。“一两都不到，得，就给你五块钱吧！”小贩说得自己很大方，小孩似乎也很满足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五块钱，对于农村小孩子来说，虽然算不上很多钱，但又确实算是一笔不小的零花钱。

有了钱，属于孩时快乐记忆的，应该是村里祠堂对面的小卖部了，一毛钱的白糖棒冰，六毛钱的巧克力棒冰，两毛一颗的大大泡泡糖……当然，印象最深的还有被小店员装进塑料圆筒里面的鱼皮花生，鱼皮花生按颗卖，买上几

分钟就紧紧贴合在身上的衣服。即便避在清凉的空调房，依然躲不过那入耳的蝉鸣，声浪连片，如潮似海，说是魔音贯耳也不过为。想要冰水寒瓜过盛夏，往往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。

独喜爱夏日的雨。

尤其爱休息日清晨，从沉眠中苏醒，窗帘透出暗淡的光。铅云满空，而满室寂静，万物慑服于那赫赫天威之下，直到雷鸣响起，千军万马自空中卷落，方才长舒一口气。可惜夏日多雷阵雨，声势浩

比较契合读书人的心理。相传，王羲之到越州后发现了鹿鸣纸，他不仅自己常用，还一次买下9万张，作为礼品送给他的好友谢安。

村里遗存有两口鹿鸣纸作坊，其中一口是陈志仁老人家里的。他十来岁时就开始跟着父辈们做纸了，把做好的纸用独轮车拉到临浦去卖掉，吃足了山道颠簸的苦头。所以，陈志仁拿出当年做鹿鸣纸、收山货，平时省吃俭用的大部分积蓄，共11万元，拓宽了狭窄的村道，能并排行驶两辆小汽车，大大方便了村民进出。人们纷纷对这位可敬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鹿鸣曹坞，东山再起”，碧水青山，静美古道，一个世外桃源，由于有了“鹿鸣纸”，而变得更有生气，更富传奇。

■ 孙涛

茶青香飘我童年

颗装进口袋，想吃了拿出一颗，含在嘴里，等外面的面皮化开了，再把花生用力咬碎，“嘎嘣”一声，唇齿留香，又很有饱腹之感。那滋味在物质丰饶的今天是无法体会与理解的，工作多年之后，想起小卖部里的鱼皮花生，总会想起清明时节茶山采茶、卖茶青、买零食的童年记忆。

又到了采茶时节，回到农村老家，突然来了兴致，想再上山看看家乡的茶山。走了近半小时山路，来到茶山山脚下，竟然许久都找不到自家茶园的位置。努力寻找那株标志性的梨树，也始终找不到方向。茶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场景，显然已经许久没人上山了，原来低矮的茶树已经长得漫无边际高过身体，杂草和野生竹子已经占据整个茶山，俨然看不出曾经人们劳动、生活的印记。此时，山间依然间或传来一声声鸟鸣，依旧空灵、幽静，但心中却没有有了大自然的诗情画意，多了莫名的失落与惆怅。

■周展宇

最喜夏雨来临时

大，不过片刻便雨消云散，消失片刻的暑气再次充斥天地间，人们又缩回自己的空调房内，享受清凉的余韵。

这样的时间终究是少数，酷热与烈日，才是盛夏的基调。

正因如此，愈发期盼寒蝉鸣泣之时。那是夏末秋初，夏蝉不再，唯有寒蝉凄切。感叹夏日的离去，喜悦应是更多的，夏天或许真的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时节，在南方尤甚，然天时终究不因人为力所移，四季轮回，自有定数。

风景独好

■余观祥

“南大房”

四月的一个周末，我随几个朋友，去萧山东片有名的古建筑群——“南大房”参观。我虽工作在东片，对党山许氏南大房也心仪已久，但一直未有成行。

到了“南大房”，一路还晴好的天气，忽然显得阴沉起来，星星点点地落下几颗雨滴，我们从南大房的东厢房边，一路向南行进，来到了正门。正屋东西有8间平房，宽敞的廊檐下，铺着平整的石板，圆形的石柱，支撑着廊檐中的木架，给人感觉特别的坚固。横躺的石门槛，左右插装着两扇厚重的实木门，外侧再用铁皮包裹，显得牢不可破，这是萧绍地区大户人家典型的台门屋，格调高雅，实用防盗。

这时雨渐渐地大了起来，老天大有留客之意。不时，瓦片上的雨水越聚越多，顺瓦沟飞流直下。向天井望去，飞流的檐沟水，犹如根根银线，把瓦沟中的滴水瓦，与石板紧紧地串联在一起，很是壮观。水滴落在石板时，顿时飞溅起许多水花，水花与水花产生的碰撞，发出了美妙的声音，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。

迈步第二进，萧山作协的前辈、南大房的后裔，今年83岁，满头银丝、精神矍铄的许绍雄先生，迎接了我们。他以主人的身份，给我们讲述了祖宅的前世今生。

“我们老宅南大房，《山阴碧山许氏宗谱》中有记载，公元1512年，党山许氏始迁祖许承一太公，从绍兴柯桥马鞍山徙到党山，在党山山南坡搭建了几间茅草舍定居下来，以种地、晒盐、捕鱼为生。为了躲避钱塘江潮侵袭，到了第三代，便在‘皇塘’南坡里河湖北岸，搭建起几间砖瓦楼房安居，世称‘老台门’。这时候我们党山许氏已有八房子孙。大房孙子名魁(字斗山)。穷则思变，许氏人弃农经起商，终于发了大财，明万历年间(公元1573年)，在祖居‘老台门’南面里河湖南岸，建造起三进四合院式大宅院”。我们一行，随许老师一起，冒着天井里的雨滴，一边一进一进地参观，一边认真地聆听介绍。

“时光流转，随着子孙繁衍，到了清朝道光十一年(公元1832年)，南大房十三世云字辈后裔，在第三进背后，续接第四进。自此，南大房有4进58间房屋，占地总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。因是许氏大房子孙建造，地处许氏老屋‘老台门’南面，俗称‘南大房’”。许老师如是说。

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南大房曾遭到严重的毁损，幸运的是2013年，我们南大房作为重点项目，被列入萧山文物保护修缮三年计划。2016年在瓜沥镇政府支持下，对南大房作了拆除违建，‘修旧如旧’的保护措施，专门请来东阳木雕师傅，按照留存下来的痕迹，花了几个月时间，一一修补，终于恢复了原貌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大门顶上的‘大夫第’、南大房的堂名‘尊让堂’这两块匾额，还没有挂上。”许老师用欣慰、又略带着遗憾的口吻告诉我们。

参观接近尾声，我向许老师提了问题，“许老师，现老宅中还有多少户人家？全部都住满吗？清一色是许家后裔吗？”许老师告诉我，“如今在南大房里有产权的共有44户，常年居住的仅11户，其余的都是‘铁将军’把门。常住户中，仅三户是许氏本家，其余的都是外姓住户了。祖上原先有个口头约定，即南大房里的房子，只能出让给本家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口头约定也就名存实亡了。”

告别“晴不戴帽，雨不带伞，行不出户，路不湿鞋”，古朴典雅，建筑考究的“南大房”，从中，我看到了许氏先祖的智慧、实力和远见，我想不用多久，“南大房”也一定会名扬海内外的。

湘湖诗会

■潘开宇

小镇的黄昏

一半是苗木之乡的绿
诗经中不可休思的乔木
枝叶婆娑
一半是落日余晖
向日葵
因风而洒的橙黄

一半是钱塘江潮起潮落
时光中
百年古镇的传奇
一半是历史变迁下
新农村
华丽蜕变的浓墨重彩

一半是小镇走向世界的飞扬
遇见、繁盛
还有热烈和坚守
一半是游子
远方樽中翻动的乡愁

绿都新街小镇的黄昏
在江南倚岸的杨柳
和花开花落间
在石拱桥下
流水的波纹清浅
和人来人往中
在层林尽染
和光与影的交错里
如期而至

老街漫忆

■叶权

2020年11月，欣闻闻堰老街一期改造项目正式启动，重点将打造江鲜文化主题街，重现当年的繁华，心中不免充满感慨。

我生于老街，长于老街。人生路漫漫且修远，起点便是童年。大抵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，便算是全世界了吧，老街就成了我的全世界。

记忆中的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每天五更，在桐庐班、富阳班客轮的汽鸣声中，沉睡一晚的老街开始苏醒。人们拿着牙刷、脸盆，三三两两地来到江边洗漱，新一天的生活就此开始。早起的长辈已经从下埠为儿孙买来烧饼、油条和豆浆。吃完早饭，大人上班，小孩上学，老人们或买菜，或家务，或串门，太阳每天在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中东升西落，循环往复着。

那时我每天都是数着老街的石板去上学的。窄窄的老街，当年可算是交通要道，挑着菜担的，骑着单车的，拉着一板车氨水坛子的，甚至还有“突突突突”冒着黑烟的拖拉机……“鹅毛鸭毛甲鱼壳”“磨剪刀、戗驳刀(磨菜刀)”的吆喝声至今萦绕耳边。老街的有些石板因承受不住岁月的厚重，已然破碎、塌陷。到了雨天，这塌陷处便成了水坑，我们孩童从这水坑上踩过去，裤鞋湿不湿，似乎不关我们之事，和着“啪啪”的水声，溅起的是水花，绽开的，便是童趣之花了。每忆及此，我的两只脚仿佛又

踏踏实实地踩在老街的石板路上了……

提起老街，不得不提到“洋灰塘”。洋灰塘是一条混凝土挡浪墙，绵延整条老街。旧时中国不产水泥，老百姓把水泥叫“洋灰”。我每每念书后放学回家，便会搬出桌子和小板凳，坐在洋灰塘上写作业，现在想来真有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之势了。洋灰塘上最热闹的算夏天，纳凉聊天的人们都做着同一个动作，傍晚拎来江水，往塘上一冲，放上竹椅竹榻，一把蒲扇，一只茶叶缸子……我们孩子照例是坐不住的，年长一点的猫下身子，再猛地往上一蹿，“嗖”地一下跳上洋灰塘，又“倏”地跳将下来，在年幼一点孩子艳羡的目光中，便自觉如电影中飞檐走壁、轻功了得的侠士般威武了。

新桥头转弯处，有一小小卖部。小店卸下的木排门，是编了号的，一块块按顺序整齐地叠靠在墙上。油盐酱醋、香烟老酒，自不必说。让我们孩子驻足不前的，是柜台上那瓶瓶罐罐里馋人的小零食，麻饼、桃酥、鸡蛋糕……让人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老板亲手做的各种糖果：牛皮糖、生姜糖、粉笔糖……不知是祖传还是自创的手艺，竟能如此的鲜甜，现在的食品厂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特别是各色形如粉笔的粉笔糖，拿在手上，让我们一会儿儿扮教书育人的先生，一会儿儿扮云吐

雾的烟鬼，真是趣味横生了。

往下埠走，市井气息就浓郁起来了。上了年纪的老太守着她的香烛摊。剃头师傅忙着给老汉刮脸。药店设在大庙里，黑漆漆的中药柜台高高的，我就算踮起脚尖也看不见堂倌称药，只听得中药抽屈的抽拉声和戥秤有节奏地往纸上匀药的声音。渔具店是老街的特色，青绿色的渔网、蟹笼垂挂在店门口，店主戴着老花镜仔细地修补着手中的破渔网。塘上堆满了待售的水缸和农田灌溉用的水泥管子，这倒成了我们孩子捉迷藏的乐园，我们在管中像地鼠般钻来钻去，有的孩子爬到水缸中藏匿，所幸缸中是无水的，要不然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定是要重演的了。

大庙前一带是菜市。闻堰因地处钱塘江、富春江和浦阳江三江汇合处，水产资源丰富，故闻堰江鲜是十里八乡有名的。每天早市或晚市，渔民们的渔船靠岸，各种鲜鱼儿上市。除传统鱼种外，江虾、江蟹、刀鱼、银鱼、白条、舌鲮、土步……都是特色水产。特别是银鱼，因为形如细丝，我们当地叫“银鱼丝”，倒笃菜银鱼汤、银鱼炒蛋、银鱼蒸鲞，怎么烧都好吃的。可惜现在银鱼产量下降得厉害，只能渐成记忆中的美味了。年关将近时，染店埠头旁的新塘上是最热闹的。江对岸的袁家浦、周家浦农民将养了一年的畜禽担着，坐着轮渡过江

“闻堰老街故事”征文选登